

一、洪棄生《瀛海偕亡記》：

初，日軍之至，各地平民懼甚，路絕行人，炊火無煙，市街闐寂，民間相驚以倭，雞犬無聲。及肆為淫暴殺戮，民轉藐之，相指詬不以人類目。軍政施則憲兵可殺人，民政施則警察可殺人。憲兵長之良者亦能約束軍隊、憲兵，不使肆暴，而良者鮮覯。日本惟民政長官水野遵，老成有漢學，有懷柔臺灣心，日人之欺侮臺人者懲，奪臺灣權利者斥。本其政略，可以安輯內外，永遠無事，而武人當權，視為無能，新進操切，以為老朽，不旋踵而去任。

試簡述此段引文之大意，並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 (1)此文的寫作背景為何？
- (2)書名《瀛海偕亡記》是什麼意思？
- (3)為什麼反日色彩甚濃的洪棄生會比較正面地肯定民政長官水野遵？他所以離職的原因何在？（25%）

二、試將下舉劉家謀《海音詩》一首及原註譯成語體文。（25%）

迎年餞臘事休論，爆竹聲中欲斷魂；
爭得城西黃太學，一囊夜半忽敲門。

註云：黃太學拔萃居總趕宮，由貧致富，好行善事。郡中有大役，必仗助成之。嘗立「引心文社」以育後進，捐貲為飯食、獎賞之資。設館待應試寒士，日給醵殮；獲雋者代為經紀，罷黜者亦資以歸，士林頌焉。每歲除前三日，預貯千金，遇親朋告匱，隨所需以畀；除夜自出巡歷街巷，見不能度歲者，必有饋貽。今其子孫官學校、登賢善者比比矣。

（背面仍有題目，請繼續作答）

三、下引兩段文字，出自陳火泉小說《道》——

「為什麼直到現在，自己未曾發覺自己犯了最大的過失？說實在的，自己連用國語思考、用國語思想都還做不到哩。用國語說話，用國語主張，用國語寫，這可以做得得到，容易做得得到。因為對彼此都很方便嘛。但是，一人獨居的時候，那當然主要也許用國語思考、思想，然而，往往想不到的時候，不是沒有用國語！而用本島語思考、思想了嗎？在心裡數一數什麼的時候，並不照日式方法：計算，何嘗不用本島語：「一、二、三」來數數嗎？而且，在最緊要關頭——那是為便於自己思考的時候——又何嘗不用本島語思考，用本島語思想？如今，不就是用本島語思考、用本島語想起：『多蠢不癢，多債不想』這種本島人的思想了嗎？而且，還想依據那樣的思想達觀哪。哦！我該是個『省油的燈』啊！我直到現在的思想，一切豈不是本島人生來的思想嗎？啊啊，我的天！……」

他的臉色發白，嘴唇打顫，全身發抖，然而，呼吸突然覺得舒適起來。一如生在心臟內化膿的腫包突然潰破了一般，又如久久壓在心頭上的抑鬱的石頭被卸下來一般，著著實實，他感到胸懷驟然恬靜舒暢。

回答三個問題：（25%）

- 1) 請說明陳火泉這篇《道》的時代背景。
- 2) 你個人對於語言、思想與民族之間的關係有什麼看法。
- 3) 請舉出一篇所謂的「皇民文學」並簡單介紹之。

四、以下段落，選自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這篇小說：

便趕緊各自求生吧。

男孩子們通常都比較早得面臨這個問題，小學六年級，在國民義務教育還沒有延長成九年之前，他們好吃驚班上一些本省同學竟然可以選擇不考試不升學（儘管他們暗自頗為羨慕），而回家幫家裡耕田，或做木工、水電工等學徒。而他們，眼前除了繼續升學，竟沒有他路可走，少數幾個好比陳家大哥寶哥，有一年一家電影公司在山上相思林拍武俠片時，他從圍觀看熱鬧的到自願以一個便當的代價拍一個挨男主角踢翻的鏡頭，到幫他們扛道具上卡車，到工作隊離開時他連換洗衣褲都沒帶的跟著走了。（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這段文字觸及了六〇年代台灣的社會狀況，請重建當時的歷史條件與社會背景，說明像朱天心這樣的外省第二代的出路，在當時為什麼：「除了繼續升學，竟沒有他路可走」？而她所謂：「本省的同學竟然可以選擇不考試不升學，而回家幫家裡耕田，或做木工、水電工等學徒」，真得值得羨慕嗎？（25%）